

影子情人

影子情人

赵波

影子情人

—

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挥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，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

——许美静《城里的月光》

陈见对老婆艾艾很在乎，他似乎每时每刻都要一手掌控着老婆，在身边是不用说了，他坐在书房，手里

看着报纸，面前堆着公司招标来的建筑图纸，满脑子的事情，他还是不忘时不时地想想艾艾，观察一下她的动静。

要是陈见在外面忙，在公司里或是陪客人吃饭，他也不忘时不时打个电话回去，问艾艾在做什么事，看影碟哪，听唱片哪，晚饭自己一个人吃，可要注意营养啊。

艾艾偶尔在外面和女朋友逛街，一道吃个晚饭，那么陈见更少不得时不时骚扰一下，到九点问晚饭吃得怎么样了，你几时回家？好像艾艾不把确切的时间告诉他，他就不挂电话。

女朋友说你老公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，娘娘腔。

艾艾开始还笑，说陈见只是怕外面乱，不过，我也受不了他的较真，我说几点回去，陈见就会等到几点。

女朋友难得见到艾艾想和她多聊一点，她们就说，陈见管你也管得太宽了，我们蛮好一起去泡泡酒吧，巨鹿路上新开了几家情调不错的，干吗又要扫我们的兴

。

艾艾踢皮球，说那你们去和陈见说，女朋友们就打陈见的手机，说自己要和艾艾去哪里坐坐，不会很晚回家的让他放心云云。

陈见一时没法不答应。挂掉电话后，得到自由保证的艾艾神情一下子轻松起来，她和阿米、小意互相打量，饭吃得差不多了，她们补着妆，在夜晚的灯光下越发美艳如花，三个女人坐在上海梦餐厅靠窗的位置，就是在窗外走来走去的行人也禁不住放慢脚步朝她们看。

艾艾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这样一种和女朋友在一起的融洽感觉了。

艾艾说，和女朋友在一起，随便说着什么，可真开心，一点也没有压力。

十一点刚过，陈见的电话又来了，他说真是对不住，他在外面刚想自己一个人先回家，可突然发现家里的钥匙没带，因为平时一般都有人，他都不记得这事儿。

。

艾艾总不能就让他等在家门口吧，她的脸色马上

暗淡下来，只能没精打采地收拾包，对女朋友说自己就回去吧，下次抽时间再聚。说着这话，艾艾的小脸就显出委屈的神色，朋友们看在眼里，真替这个从外地到上海的小姑娘急。

阿米忍不住嘴快地说，艾艾，下次再约，大家都要有空，又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，我说你错就错在不该一毕业就跟了他，连个班也不上，也不出来玩，看看你圈子越来越小，能力也越来越弱，全靠在男人身上你有什么快乐的。

小意看阿米说得太过，帮艾艾辩解，说陈见不让老婆去上班，他就是不放心，他就是太爱自己的老婆了，中年娶年轻老婆的男人都是这样的。

阿米气呼呼地说，这能叫爱吗？是个活人都要被这种爱憋死。又不是犯人，一天到晚呆在他那屋子里就称了他的心了？变态！

小意看看低头不说话的艾艾，说陈见这样的生意人是也少见，自己平时一点不花，有这样的人，又能干事业，又能体贴人，女人是可以满足了。不过艾艾，

你可不能让他习惯了这样把你锁在家里。

艾艾理好了包，她淡淡地朝好朋友阿米和小意笑了笑，她说有什么办法呢，我也一直和他争，但是他总有道理。有得到就有失去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也许，有一天也会有变化……她欲言又止。

她那充满古典美的小瓜子脸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，但忧郁也是一扫而过，被一种平静代替。

她的白色长裙飘动，朝着她的朋友抱歉地摆着，消失在门厅的一角。

只剩下两个女人在一起了，阿米说，在学校的时候，艾艾也不是这么好被人领导和控制的人呀，她好像有难言之隐。

小意沉思着说，我也有感觉，艾艾不会甘于过这样的日子的，结婚一两年还可以，时间再长她会疯掉的。我也怀疑陈见能一直这样下去，他也会变的吧。男人要变起来太容易了。

忘了上次是听谁说的，说现在的婚姻都有问题，大

多数是夫妻双方都有第三者。

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要是不想呆若木鸡，肯定会有第三者之类的事发生。

小意当时听那人说这话之后，就说那还结婚干吗，都有病啊。

那人说现代人是都有病，单身不好，结婚又要搞婚外恋，离了婚不好，不离婚也不行，反正左右都不是，表面上看大家都和和美美，漂漂亮亮，其实呢，心里都藏着个鬼，都是病人啊。

小意想，都是病人，难道就找不着医生吗？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病吗，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多的花头，人也没这么样难搞，好像都异常孤独，总是不停地想寻找安慰，没有安全感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善于演戏。是不是最后找不到医生的病人只好自己又是病人又是医生，或者大家互相看看病，逢场作戏一番？

病人最后才明白其实自己需要的不是医生，而是病友。

真是可怜！

阿米不知道小意的心思在什么地方，她用牙签剔着牙，还在想着前面的话题。

不过，艾艾总是找到了一个又有钱又爱她的老公，最起码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不像我们，要上班，要自己租房，要买化妆品，伊势丹的衣服打了折也那么贵，什么都要自己来，也真累。阿米说。看着窗外，她把小镜子拿出来，对着自己浓妆的脸，从脸上又看出几丝因疲惫而显出来的、不细看一时发现不了的小皱纹。

阿米的话让小意也一下子意兴阑珊，她想到自己刚吹掉的一个男朋友，好了三年，同居了两年，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，就在一夜之间变了心。尽管她看了那么多关于男人的文章，但她还是不懂男人的心。

小意想还是像艾艾那样一好上就赶快结婚好啊，结了婚，即使大家都有外遇，但是毕竟还有个共同的家，不像同居，什么保证都没有，他说走就走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混到这份上，现代女人是连个说理的地方也没有了，谁让你当初是自己情愿的呢。

阿米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被她称为肥鸭的香港客户

，她们大酒店的海鲜都是他来做的，从香港空运过来，每次大概都能赚很多。

肥鸭说想请阿米小姐带他见识见识夜上海啦，阿米也用拖腔拖调的香港普通话对他说，她和她的女朋友在一起呢。

肥鸭说你的女朋友和你一样漂亮吧？

阿米说那是当然的啦。

肥鸭馋馋地说，那我有没有荣幸请两个漂亮的小姐一起出去唱歌，听说钱柜的环境很不错的。

阿米说，好啊，我再问问我的女朋友，你先去钱柜等着好了。

阿米挂了电话，恨恨地说，这帮死鬼男人，自己长得像头猪，却只想有美女陪，现在街上大把的美女都陪着不是丑就是老的男人，也不知她们图什么，真讨厌。

小意笑，这世道本来就是男人占便宜的，现在优秀女人那么多，好男人却那么少，难得看到一个，女人们就听凭他像鱼一样滑来滑去了。实在碰不着好的，就

把丑男人当当钱包。

阿米说，好歹，艾艾靠到了一块木头，怪不得紧张得很。

小意说，谁知道能紧张到哪一天。

阿米说，我们干脆放香港这猪头三的鸽子，让他去空等。

小意说，算了，反正也正好没什么事，钱柜的男孩服务生倒是不错，看看也心里舒服一点，就斩肥鸭的冲头了，我们两个女的，还怕了他，要弄得他哭笑不得，有苦说不出，下次不敢招惹你才好呢。

阿米笑了，说，也是。那么，走吧。

餐馆门口的桑塔那们都亮着红灯笼，生意难做啊，差不多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这么说。阿米和小意在门口一出现，马上就被迫不及待迎上来的红车子接走了。

艾艾坐地铁回家，地铁里弥漫着冷冷的憋了许久的闷气，与嘈杂、热闹、空气混浊的外面的都市比起来，地铁里显得安静多了，初进来很舒服，特别是不在上班

高峰的时间，人少，显得凉爽、清静，坐在凳子上可以自由地想想自己的心事。

但是，时间一长，就会觉得缺氧，脑子里晕晕的，人也变得无力起来。

艾艾想，地铁里面和地铁外面，其实就是围城，像婚姻的里面和外面，一个人陷在婚姻里越久，人就会越变得没精神的。陈见是很在乎她，结婚两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对她的这种关心，老觉得她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似的，他比她大八岁，结过婚又离过婚，他在各方面都有经验，她在上海又没有别的亲人，按理说她应该珍惜他的这种关心，可时间长了，她真是厌烦这种老是做孩子的感觉。

可是她能对陈见说你不要这样管着我吗？

陈见会说我只是在乎你，爱你。难道一个女人不要男人的在乎吗？难道男人不把你当回事，不在乎你反倒好吗？

艾艾找不到答案，因此她也只能被动地接受陈见的关心和爱。

在家里，艾艾的话越来越少，她看碟片，听音乐，为上门来学钢琴的孩子上课，这是她在音乐学院主修的课程，现在却只是派上了业余家教的作用。她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国外，但是能混出头的寥寥无几，难得有几场演出，也不过是个过场和背景。

在国内的同学大都转了行，像阿米，就在酒店应付着像香港肥鸭那样的客人。

这世界上有多少弹钢琴的，有十个手指的差不多都能来几下子，永远都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奏鸣曲，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，舒曼啊，肖邦、李斯特。只能弹这样一些曲子，永远在别人的名字下面过自己的日子。

艾艾想，我还指望什么呢，只能是在家里弹琴，在家里温暖的空气中慢慢地蒸发掉自己仅剩的热情。

艾艾常想到那只在冷水变成温水正在慢慢加温的锅中麻木掉的青蛙，热水煮熟，泡在水里的青蛙也就彻底死掉，而那只突然被人投入滚水的青蛙则是愤然跳出锅子，得到逃生的机会。艾艾觉得自己就是那样一只

最终将死于麻痹的青蛙。

可是她想怎么样呢，丈夫在外面赚钱，时不时用电话给她安慰，每天都会回到她的身边，尽管带着满身的疲惫，说不上两句话就斜躺着睡着了，可是这毕竟是很多人向往的安逸生活。生活本来就是这个平淡的样子的，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谁也不比谁精彩多少，她知道这个道理。可是她真的就要在这样的生活中泡一辈子吗？想想却又有些不甘。

粗心的陈见不知道艾艾的想法，他只是真的等在门口迎向妻子。司机已经开车走了，楼道里暗淡的灯光让陈见看起来显得消瘦。这让艾艾突然地意识到自己对丈夫总是心不在焉，关心太少。她像是一个梦游者，总是沉陷在自己的一份想法里，而丈夫却被她隔在玻璃门外。

艾艾掏钥匙开门，陈见把她手里的包接过去，顺势搂一搂妻子的纤腰。

他们进了房门，陈见反过来把老婆按在沙发上，自

己去厨房倒冰水给艾艾喝。

陈见说，你今天出去了这么久，累了吧。

艾艾在这种关照下又变得懒洋洋的。

她说要是你的电话不来，也许我反而会不累。

陈见说，和她们两个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，又是烟又是酒，女人都不像女人样子了。

艾艾说，不要贬低我的女朋友。

陈见说，我要是想去哪里泡泡，这样的应酬每天都有，可是我还是只想早点回家，陪陪你。

艾艾说，就因为你只想陪我，我就只能每天在家等着你回来陪吗，你要给我的，就逼着我拿出同样的来换，来回报，我自己呢，我自己要什么，你替我想过没有？

陈见说，你想要什么呢？你也从没和我说过呀。

艾艾说不出口了，她想要什么呢，难道是一个另外可以带给她新鲜空气的人？一个另外可以让她活泼起来的空间？

有这样的人、这样的空间存在吗？

即使有，她是否还有能力去面对呢，她和陈见怎么说呢。

艾艾沉默了，陈见像对待他的五岁的小女儿一样上来摸摸妻子的头，捏一把她的脸，小女儿在父母离婚后被陈见的前妻带往英国，陈见觉得自己喜爱艾艾，也许有很大原因是她和女儿都有着一双过早懂得忧伤的眼睛，看上去总是在走神，迷迷糊糊地像在想着你根本不能了解的事。

陈见拍拍艾艾的肩，疼爱地说，以后看样子你还是少出去一点吧，每次一和她们见面，你就不太平，要和我作一作，发小孩子脾气，她们肯定是说我的不好，可是你这样的生活，她们想要也要不到呢。啊，你还是听话，没什么好搞的，在家里多好，什么也不缺。

陈见拍着艾艾的肩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然后就靠着老婆的肩睡着了。他在外面太累了，回到家，心里安定，很快就能睡着，很快就会打起呼，打呼的时候就会流一点点口水下来。

陈见忘记了，包里原本还有一样礼物要给老婆的

，那是建行新发行的卡，用多了就有了信誉，然后可以透支，只要有信誉，银行里等于可以拿很多钱出来先让你用，利息很小，适合给艾艾这样一不开心就乱买东西的女人用。

在办这卡的时候，陈见曾经想到，他要对善于做白日梦的老婆要求要求，要她也多给一点爱给他，他现在老没有安全感，总是不知道艾艾在走神又在想什么了，这使得他总是要盯着她，怕她出什么事，这世界那么乱，他只要他的老婆，前妻被一个外国佬诱惑走了，他要守住他的第二段婚姻，他要老婆给他有保证的爱就像是把钱通过卡不断地存进来，然后取走他对她的爱，他愿意像一张卡那样尽情地为她透支，他是一个可以把一切都付出给老婆的男人，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男人现在很少，他这样对老婆也许很傻，但是，他愿意就做这样一个已经很少很傻的好男人。

老婆难道会不珍惜一个像他这样好的丈夫吗？

他对老婆这么好难道也错了吗？

陈见太累了，他的很多心思还没有来得及被老婆

知道。等明天吧，两个人的日子还长着呢，需要有很多事来填满，每一天的时间都等着人来打发，让它们自己走完可比在梦里走路还慢。

艾艾还在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她可以一动不动地想很久很久。

陈见问起来的时候，她却常常回答不出来，其实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其实很多事想过就忘，就像水从鸭背上滑过，一点也留不下痕迹。

有时，坐在安静的家里，想着乱乱的无序的心事，艾艾会觉得有家还是好的，有陈见这样一个丈夫也是好的。

可她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吗？

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意外吗，谁知道呢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。

艾艾想着想着，感觉自己像一盆温水慢慢变凉了。

二